

北京市语言学会

编

语  
学  
和  
语  
言

教学

王力题



责任编辑：周荣显  
封面设计：蒋万景

## 语言学和语言教学

北京市语言学会编  
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 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4 插页：2 字数：320,000

1984年7月第1版 1984年7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：1—10,000

统一书号：9276·13 定价：2.20元

《语言学和语言教学》编委会

周祖謨 许國璋 俞 敏 徐世榮  
郭良夫 徐仲華 張壽康 呂必松

## 目 录

感想和希望(代序).....	王 力(1)
语言学和语言教学.....	董纯才(2)
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学.....	叶圣陶(4)
语言学当前的任务.....	王 力(8)
回顾与希望.....	张志公(12)
信息和语言.....	陈 原(15)
——社会语言学札记	
汉语拼音正词法问题.....	周有光(24)
——纪念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公布25周年	
官话——国语——普通话.....	徐世荣(39)
形声字·复音词·汉字简化.....	蒋仲仁(49)
论汉语同形异义词的形成.....	孔德明(65)
试论词的同义现象.....	叶根祥(83)
谈谈数词镶嵌结构.....	郑光仪(97)
汉语的数词 .....	金有景(107)
论现代汉语句型的研究 .....	林杏光(117)
试从某些副词性状语的位置 看语法手段的制约性 .....	刘全利(125)

定语的分类和多项定语的顺序	刘月华(136)
语法组合的层次、核心与叠印关系	史有为(158)
“到南方去旅行”和“到南方旅行去”	王 还(177)
“语段”探讨	吴为章(184)
论相声语言的研究	侯宝林 许嘉璐(205)
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的语言艺术	史锡尧(224)
论语言的艺术	章 熊(232)
说“半截子话”	陈建民(245)
黄侃先生的学术成就	陆宗达(259)
从“軃”“軎”等字的读音谈到审音工作	高景成(269)
《左传》的语气副词“其”	何乐士(281)
《红楼梦》词义演变一例	周定一(296)
试谈《红楼梦》中的嬷嬷	钟兆华(302)
谈谈《马氏文通》中的介字“之”	赵 桐(309)
努力把农民教育办好	马学良(317)
语言学与外语教学	杨潮光(328)
训诂学在中学语文课字词教学中的运用	郭崇元(350)
语言练习浅探	顾德希(363)
大班幼儿口语表达能力的培养	王继芬(377)
谈谈教师的语言修养	周韫玉(393)
* * *      * * *      * * *	
工作·团结·争鸣	张志公(401)
关于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工作	张寿康(405)
四点建议	傅懋勣(411)

我的观感 .....	张寿康(415)
语言科学和语言教育 .....	蒋仲仁(417)
小学语言训练的一些方法 .....	霍懋征(421)
北京市语言学会首届年会纪要 .....	(426)
<b>编　　后</b> .....	<b>(440)</b>

## 感想和希望\*(代序)

王 力

今天我来参加这个年会，很高兴！我也是北京市语言学会的一个会员，会议安排我明天有个发言，所以今天不准备多讲。

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的时候，好几位同志都讲，北京是首都所在的地方，北京市人才济济，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工作应该做得很好。果然，这两年来，我们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，做了很多事情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办了一个现代汉语讲座，影响很大。许多人因为报不上名而着急，我就接到很多电话和信，要我帮他们报名。学会编的《语文知识丛刊》、《礼貌和礼貌语言》也起了很好的作用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原先我想：成立学会不过是挂块牌子，不会做什么事情。没想到做了这么多事情，使我感到很满意，很高兴。

回想解放前的语言学界，人不满一百，没有语言学会，搞了一个刊物，叫做《语言研究》，出版了四期以后出不下去了。今天，仅北京市语言学会就有会员五百二十多人，是解放前全国语言学界人数的五倍！全国那就更多了，恐怕有好几千。我们的这次年会，收到的论文有一百二十多篇，其中中青年作者居多，这说明中青年语言学工作者队伍已经起来，并且做了很好的研究工作。中国的语言学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！

祝大会成功！祝同志们身体健康！

---

\* 本篇是王力先生在北京市语言学会首届年会上的讲话。

## 语言学和语言教学\*

董纯才

现在，我们的中小学语文水平比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降低了。我相信我们北京市语言学会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对语言的研究，必将对促进我们中小学以至幼儿园的语言训练有很大的帮助。因而我期望语言学家和中小学语文教师，特别是有丰富经验、有研究能力的同志们，对中小学和幼儿园的语言教学提出宝贵的意见，推动语文教学的改革。

今天的中小学、幼儿园的语言训练有改革的任务。我们最好是从幼儿园就开始训练，教孩子们学会讲话，使孩子们能够用词用得准确一些，说话说得通顺一些。这样，到了小学，语文水平就高一些了。现在中小学语文水平很不高。我们要对中小学语文教学进行改革，要研究怎样提高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水平。不仅要恢复到解放后前十七年的水平，而且要突破这个水平，要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。能不能使小学毕业生达到更高的程度，达到初中一年级，或是二年级甚至三年级的水平？能不能让初中毕业生达到高中的水平？我只提出这个雄心壮志，来鞭策、鼓励中小学语文教师和语文教材编者。同时也期望我们的语言学家给予更大的支持、帮助和指教。

---

\* 本文是董纯才同志1980年6月18日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要。

我们的语言学研究有两重任务。一重是提高，提高我们的语言学水平；一重是普及，把语言学基础知识普及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间，普及到广大青少年和儿童中间。这不仅能提高我们新生一代的语文水平，而且还能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。语言不仅是生活的交际工具，而且是学习的基本工具，也是我们工作中的很重要的工具。所以，开展语言学的研究，既要提高，也要普及。这样做了，必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。

还要讲一点的是，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专门的机构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，有一支专业的队伍。现在又成立了北京市语言学会，这是群众性的学术团体，这就又组织起了一支群众的队伍。我们既有专业队伍，又有群众队伍。把这两支队伍很好地组织起来，通力合作，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不但可以取得优异、丰硕的成果，而且要出更多的优秀的语言学的人材。

# 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语言学\*

叶圣陶

今天在这里讲话，我很不合格。语言学，我根本不懂！（众笑）再说，在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，说话的人总应该用标准的普通话。（众大笑）我也算勉强要学普通话，但是口腔已经僵化，（众大笑）没有办法可以学得比较近乎标准。拿不三不四的普通话在语言学会上讲话，简直是讽刺！（众大笑）还有，我预备的意思，刚才王先生说得比我多，比我好。（众笑）照道理说，我可以不说了。可是点了名，总得说一说，只好说了！叫做实逼处此，没有办法！诸位同志！我的眼睛实在不行，用了两个眼镜还看不清楚，（笑声）写在纸上也不行。写了还是要看错，还是要漏掉，还是要说到旁边去！只好随随便便了。

我说，咱们中国自古以来，在语言学的某些方面有了不起的成绩。象文字学、训诂学、声韵学，都有极好的成绩。古的不说，说近代的：例如顾炎武先生，有《音学五书》；段玉裁先生，有《六书音韵表》；朱骏声先生，有《说文通训定声》。这些书，据专门家说，都是很有价值的。再近，是章太炎先生，在他的《章氏丛书》里边，有好几种对于文字学、训诂学、声韵学，都有精辟的研究。

刚才说的这些位先生，在研究声韵的时候，没有测验声音的

---

\* 这是1980年6月18日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。

仪器，也没有录音磁带。（众笑）他们就拿几本古书“轧来轧去”这里用了我们的苏州话：“轧”[ga?], “轧来轧去”，就是横比竖比。（问王力）这个“轧”字，你说变成普通话怎么讲？（王力笑答：“‘轧’我翻不出来。”）没有仪器，没有录音磁带，就是用好些古书——还是用我的苏州话——“轧来轧去”，就“轧”出这么多道理！这些先生了不起！

后来，到十九世纪末，甲骨文字的发现，使我们对于古代的各个方面比以前清楚得多了。甲骨文在文字学、声韵学、训诂学方面也有极大帮助。（问王力）王先生，是不是这样？（王力点头。众大笑，叶老也大笑）声韵方面，这些书，我也想看看。我们古代的声韵学实在不大容易懂。我曾经请教过王先生。我说我活到八十几岁，声韵还一点都不懂，他说：“你不必懂。我是专门搞，叫‘天书’。”我说不怕专门，还想要懂一点，希望王先生能用五万字，很浅地、很通俗地把咱们中国的声韵学讲出来，讲给不懂声韵学的人看，使他们看了能懂。（众鼓掌）王先生回答说五万字不够。（众大笑）他最近告诉我，说这个稿子已经写出。（众鼓掌）（问王力）几万字？（王答：“三万字。”）（众大笑）喔唷！不得了！通俗地讲不容易搞清楚的声韵学，王先生应我的请求，只用三万字就写好了，真是了不起！今天大家可以再鼓一次掌。（热烈鼓掌）（董纯才：“这是语言学研究的新的丰硕成果！”）（热烈鼓掌）

中国古代的语言学的研究有它的特点，有他的独到之处。现在往往只讲外国的这一派、那一家的体系、说法、理论，而少讲咱们中国的语言研究，更不讲中国的语言学……（问王力）中国的语言学到底有没有？（王力：“少。”）这是我所见不广。我希望能够改变这种风气，拿具有我们自己特点的语言学跟别国的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，成为中国的语言学，好象拿中医

西医结合起来，成为咱们中国的新医学一样。（鼓掌）

语言理论如何跟实用、跟应用相结合？一方面我们要研究理论，同时要研究应用。我这个外行的希望是不要为理论而理论。为理论而理论，大概几个内行，十个八个，我写了一篇论文给王先生看，王先生写了一篇给另外一位专家看，就那么十位八位。我说一方面要研究理论，一方面要注意实用，要普及。我说是要注意实用，不是实用主义，大概可以吧？语言学有和实际结合的问题。

现在有个名词，叫做边缘科学。语言学和别的学科结合，也会有些边缘的东西。例如应用语言学，这与教学有关系；还有社会语言学。有本书大家看了没有？商务印书馆的总编辑陈原同志有本书，叫做《语言与社会生活》，香港三联出的。我们这里的三联也要出版。但是我们的出版条件越来越差，据陈原同志说，印了一年还没有印出来。这本书我看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有用，假使没有看过香港版的，等这里出了可以看看。还有心理语言学。此外还有语言与逻辑的关系、语言与信息处理——语言要和计算机联系起来。现在有好几个地方在研究，很有成绩。

现在语言污染很不得了，跟大气污染不相上下。（众笑）现在有些说法：“考完了试”、“出完了操”、“报了销”等等，这些是最小的污染。大的污染啊——我和张志公同志说过了，学会成立以后能不能来个统计工作，统计它三个月。分类统计，看有几种类型的污染，然后发出警报，让大家想法使自己不受污染。家长，老师，各方各面的人都来防止污染。诸位同志啊！语言的污染不得了！五一年提出一个口号，《人民日报》发了社论。现在污染却越来越大。我怕污染，也希望大家来努力防止污染。

这些事情都是语言应用方面的工作，语言学会应该注意。不妨参考一些别国的成果，结合咱们的实际情况，把这些边缘学科的东西都放在学会的工作项目里边。

还有一个文字改革。最近开了一次会，说简化字到现在要整理一下，将来要跟信息传递、跟电子计算机联系起来研究。今后字形字音都要标准化。这个工作又是一件大事，语言研究也应当要注意的。

我说了两点，无非是一个意思：咱们自己的好东西，不要丢掉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不要一切都跟人家走。这是一方面。另一方面，咱们自己总有点短缺的东西。短缺的，要老老实实参考人家的，不要妄自尊大，不要故步自封。要不断提高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。

今天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同志济济一堂。北京老先生特别多，中年的研究专家特别多。在北京，语言学研究比别的地方有特别优越的条件，底子厚。底子厚就应该多做工作，多出成果。希望这个学会成立之后多搞一些切切实实的学术活动，对实际真的有贡献，真的能够收到实效。不要开个成立会，挂了一块牌，就此完结。这是我瞎说，决不会如此。

祝愿学会大大成功，对四个现代化真有贡献。

## 语言学当前的任务\*

王 力

同志们！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现在开幕了。

我们语言学会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，今天条件成熟，可以开成立大会了。这在语言学界来讲，是很值得高兴的大事。今天到会的代表，有很多都是我们语言学界的的老同志，有的还是带病来参加成立大会，所以我感到我们北京市语言学会的前途是很有希望的。我们这个学会，虽然现在人数不算很多，但是我们的会员已经在各个方面、各个团体、各个学校都有代表。我们语言学会的范围很广泛，这恐怕是我们北京市语言学会的特点。这使人更感到高兴。

昨天我才收到通知，要我来讲几句话。我没有准备，今天我就随便讲一讲。我想谈谈我们语言学当前的任务。我感觉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，值得在这几个方面进行工作。

首先就是语言学现代化的问题。语言学现代化，应该而且已经提出要有国际水平，要有世界水平。因此我们应该了解世界上语言学的新的动态。比方说，现在有些新的学派：结构主义学派、生成学派和其他学派，这些，我认为都应该研究，应该借鉴。唯有了解到现代世界上语言学有什么新的动态，然后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语言学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所有的新的东

---

\* 这是1980年6月18日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。

西都是好的东西，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衡量。近年来有不少文章，对外国语言学新学派写了些评论，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。我们应该研究语言学的新的情况。

我认为学术是没有什么国界的。比方说，音位学本来是波兰语言学家鲍杜恩·德·柯尔特耐(Baudouin De Courtenay)发明的，但是它马上就传到捷克去，传到俄国去，被各个学派所接受。后来别的国家的语言学界也都接受了。比如说英国的语言学家丹尼尔·琼斯(Daniel Jones)，他也写过文章介绍音位学。可见学术没有国界，只有好的、正确的、非错误的，没有国家的分别。所以我们研究现代语言学的新的动态，只是洋为中用，并不产生所谓崇洋媚外的问题。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。

第二点，我认为作为一个语言学工作者，应该研究语言学理论，研究普通语言学，但这在我们中国，现在还不够普及。作为一个语言学会，我认为应该好好地把语言学普及起来。研究普通语言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。我们可以根据语言学的理论来进行我们汉语的研究，进行我们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。研究语言学理论是为了指导我们做的研究工作。这算是我想讲的第二点。

第三点，我们中国古代，虽然严格说起来不算是语言学，应该说是语文学，但是我们对中国传统的语文学，应该好好地继承。特别是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，直到现在我们认为还是对的，是科学的。王念孙所说的“引伸触类，不限形体”，这种理论，我认为是千古不刊之论，是很好的。所以对于我们原有的语言学，应该好好地继承。当然，继承就意味着发展；唯有发展，才是很好的继承。所以我们继承我们中国固有的语文学的时候，也要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，来发展我们固有的语文学。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。

第四点，我想说，我们要搞好应用语言学的研究。应用语言学是很重要的。信息处理，汉字编码，这些学问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直接服务的。我想我们应该有人研究而且现在已经有人在研究。另外，还有语言教学问题，这是很值得研究的。现在大家都感到，中学的语文水平，甚至到了大学的语文水平，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。这牵涉到语言教学的问题，是不是我们还要好好地研究语文教学，怎么能够更有效地教好语文课？还有外语教学，我们有很多成就。是不是没有缺点？恐怕也不是。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，批评现在的外语教学，我看里面有些意见值得我们深思。还有我们对外国人教汉语怎样教？更是一个大问题。往往是外国人学汉语的时候，提出一些问题，是我们想不到的。因为我们汉语有些特点，外国人不容易了解，这就使我们思考怎样教好外国人学汉语。北大给外国留学生编的教材是很好的，体现了怎样针对外国人教汉语。最近教育部要召开一个会议，就是研究美国人怎么学汉语，我看这种工作很值得做。我们现在执行革命的外交政策，我们对外派出了不少教师去教汉语，这也值得我们考虑：怎样把汉语教好。教学的问题很值得研究。

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很多很多，幸亏我们各个方面都有人研究。古文字的研究，出土的文物越来越多了，我们的文章也就多了。可是有的研究我们做得很少，戏剧语言、曲艺语言的研究，我们做得更少，我们语言学方面能够而且应该做的事太多了。我希望力量搞得雄厚一点，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。这对我们的社会主义，对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够作出贡献。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，光荣的，所以我就有那么个希望，希望我们的语言学会带头兴起研究语言学的热潮来，发展我们中国的语言学。我们做的工作已经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的一部

分。所以我们大家要积极动员起来，把我们中国的语言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，能够达到国际水平。

以上所说的只是表示我个人的希望，也不能算什么开幕词。因为我刚才所讲的话，也没有经过筹备组讨论，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意见。说得有错误，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完了。